

戰略三角互動對俄中關係的影響

王定士

國立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副教授

(收稿日期：2000年10月17日；修訂日期：2000年11月21日；接受刊登日期：2000年12月18日)

摘要

本文的目的，主要是在透過系統研究途徑探討蘇聯瓦解之後，戰略三角政治對俄中關係發展的影響，藉以了解俄羅斯對中國政策的動因及其侷限。在這段期間，我們看到俄中關係從疏遠猜忌，發展為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本文認為，此一發展，一方面是由於受到俄羅斯內部政治生態變遷的衝擊，同時也是由於受到國際體系戰略三角互動轉移的影響。蘇聯瓦解後，北約組織向東歐節節進逼，使俄羅斯的安全備受威脅。在此同時，中國和美國也因為台灣問題以及其他問題而發生齟齬。此一戰略三角互動的發展，逐漸把俄羅斯和中國推向同一陣線，以共同抗衡美國獨霸世局的咄咄逼人。而俄中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建立，使得台海情勢的勢力均衡，也間接受到了不可忽視的影響。

關鍵詞：俄中關係、俄羅斯、中國、美國、戰略三角政治。

壹、前言

研究目的

本文的目的，主要是在透過系統研究途徑探討蘇聯瓦解之後，戰略三角政治對俄中關係發展的影響，藉以了解俄羅斯對中國政策的動因及其侷限。在這段期間，我們看到俄中關係從疏遠猜忌，發展為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此一發展，一方面是由於受到俄羅斯內部政治生態變遷的衝擊，同時也是由於受到國際體系戰略三角互動轉移的影響。而由於俄羅斯內外環境變遷的影響，導致了俄羅斯與中國建立了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使得台海情勢的勢力均衡，也間接受到了不可忽視的影響。因此，本文研究結果期能有助於蠡測俄羅斯在未來台海危機中可能扮演的角色。

文獻述評與研究途徑

歐美學界多以戰略三角的分析途徑研究中（共）俄關係，但從決策層面分析此一題目者並不多見。歐美學界研究俄中關係的著作，多將重心放在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擔任蘇聯總統之前。研究戈巴契夫對中國外交政策較具規模而深入者，僅有蘇起(1990)¹、薇詩妮克(Elizabeth Ann Wishnick, 1992)²、古辰斯(Andrew Carrigan Kuchins, 1993)³以及本文作者(1995)等四人⁴。

¹ 蘇起，*中蘇共關係正常化之研究：1979-1989*。台北：政訊，1990。蘇起在其1990年的著作指出，蘇聯的正常化與中國領導者的變動相關連，兩國內部的改變造成中蘇戰略的轉變。

² Elizabeth Anne Wishnick, *Ideology and Soviet Policy towards China, 1969-1989*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h.D. dissertation, 1992). 薇詩妮克相信是戈巴契夫修正了蘇聯向來僵硬的意識型態架構，從而基本的改變了蘇聯的中國政策。

³ Andrew Carrigan Kuchins, *Cognitive Change and Political Entrepreneurship: The Evolution of Soviet Policy toward China from 1976-1989* (Washington, D.C.: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h.D. dissertation, 1993). 古辰斯則認為應從政治觀點來看俄羅斯對外政策的轉變，特別是俄羅斯政治菁英的發展。

⁴ Dingshu A. Wang, *Soviet Policy toward China, 1982-89: Dynamics and Constraints of Sino-Soviet Normalization* (Washington D.C.: A Ph.D. dissertation, Georgetown University, 1995. Ann Arbor, MI: UMI Co., 1996). 本文作者在1995論文中則認為，戈巴契夫對中國的政策，是在國內外情勢制約之下，克里姆林宮政治互動的產物。

戰略三角互動對俄中關係的影響

儘管有關蘇聯解體後俄中關係的論述頗多，但多為針對單一事件的小品論述，迄今尚未有學者對此一主題做更深入而廣泛的研究。特別是，沒有人嘗試從克里姆林宮政治互動的角度來闡釋蘇聯瓦解後俄羅斯對中國的政策。本文認為，論者如能兼採戰略三角研究途徑（strategic triangle approach）與克林姆林宮政治研究途徑（Kremlin politics approach），以克林姆林宮政治生態互動為分析概念，在戰略三角的框架下，來考察俄羅斯對中國政策的動向，必能獲致更周延的結論。然而，由於篇幅所限，本文不得不有所割捨。因此，本文將只採用系統研究途徑（system approach）。本文試圖從戰略三角的互動，來觀察 1992 至 1997 年俄中關係發展，期能對該領域的研究有棉薄的貢獻。

假設命題

本論文主要論點為：在葉爾欽統治下，戰略三角互動左右了克林姆林宮對外政策的爭論。因此，俄羅斯領導階層必須掌握戰略三角互動的動向，才能掌握對中國政策的取向。

研究架構

本論文共分四章。第一章：前言。第二章：俄羅斯與中國關係之發展：1992-97。第三章：戰略三角政治互動對俄羅斯對中國政策的影響。第四章：結論。

貳、俄羅斯與中國關係之發展：1992-97

蘇聯瓦解後俄中關係發展

蘇聯瓦解之後，俄羅斯獨立初期，與中國的關係前景並不樂觀。⁵許多因素阻礙了俄羅斯初期與中國的關係。新的俄羅斯政府將全部心力放在與西方的關係上，將其視為初

⁵ 俄羅斯的民主力量因為推翻了世界上最強大的共產政權而歡欣鼓舞。葉爾欽的支持者厭惡國外尚存的共黨政權，將其視為蘇聯老父遺留下的餘孽。這些支持者尤其輕視中國，因為 1989 年天安門的大屠殺。還有，該政權支持 1991 年 8

生的俄羅斯民主的自然聯盟。西方國家一直反對克里姆林宮的共黨統治，從而一向同情莫斯科的反對勢力。西方承諾提供俄羅斯鉅額的財務、技術、教育與其他形式的援助。葉爾欽與政府的第一優先是讓俄羅斯成為文明國家大家庭（civilized family of nations）的一員。而亞洲已經幾乎被遺忘了。此外，俄羅斯的表面問題是他太亞洲化了，他必須切斷亞洲的獨裁專制根源，投向西方民主陣營。

俄中合作的可能性受制於俄羅斯的觀點。中國不被俄羅斯視為一個真正的經濟伙伴。他不能真正支持俄羅斯的政治轉變或改革。除此之外，許多新俄羅斯的政治菁英認為中國共產主義即將滅亡，而中國政權也將像前東歐共產政權一樣崩潰。民主派的俄羅斯學者建議：

俄羅斯應該遠離即將滅亡的中國當局。在不久的將來，這個政權就要崩潰。取而代之的將是一個新的民主政府。新的政府不會諒解我們與舊政權有所牽連。同時，中國新政府對於美國對中國採取強硬的立場將感激不盡。⁶

蘇共瓦解後俄羅斯的歡欣鼓舞氣象很快就因為持續惡化的經濟和社會問題與日俱增而消失。民主主義者的信心和他們對國內外政策議題的優勢消失了。他們不滿葉爾欽政權，部份轉投保守派陣營。許多葉爾欽的熱情支持者辭去了在政府中的高位，而由舊官僚集團（nomenklatura）所取代。最後，統治菁英的意識型態轉變為較溫和的自由主義務實立場。

月莫斯科的親共政變。中國領導人同時也對新的俄羅斯領導班子感到恐慌。Robert Legvold 表示，蘇聯共產主義的崩潰與莫斯科新的改革領導班子上台造成了俄中關係的緊張。中國的領導者事先知情並暗地裡支持 1991 年 8 月推翻戈巴契夫的政變。他們對於東歐與蘇聯社會主義的崩潰感到驚慌。因為該項發展威脅到中國本身政權的法統基礎。當俄羅斯外長科濟列夫與其他俄羅斯領導人提到俄羅斯可能加入北約時，他們十分關切。而科濟列夫於 1992 年初前往北京，並就人權問題發表演說時，中國十分不快。

⁶ 全俄羅斯當代文獻保存中心(VTsKHSD)，檔案 8，第 6 倉，第 116 號，pp. 49-50。

戰略三角互動對俄中關係的影響

在這種背景之下，俄羅斯與中國的關係逐漸好轉。特別是，相較於困阨的俄羅斯，中國持續前進，逐漸加快發展的速度。儘管發生了六四天安門事件，中國百姓的生活比俄羅斯的百姓好得多。克里姆林宮開始以更懷柔的態度對待中國。

1992 至 93 年，俄中高層的接觸開始緩慢但持續的進展。1991 年 12 月，俄羅斯最高蘇維埃代表團訪問中國，並向中國領導人保證俄羅斯希望與中國和平共存，使雙邊關係不受意識型態的影響。⁷1992 年 1 月 31 日，葉爾欽參加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會議時在紐約與中國總理李鵬會晤。雙方都強調將加強合作與接觸。⁸1992 年 3 月 16 至 17 日科濟列夫(Andrey Kozyrev)首度訪問中國。兩國交換俄中東界協議的確認書。在與李鵬和錢其琛會談時，科濟列夫重申俄羅斯期望在各個方面與中國加強建立雙邊關係。錢其琛並證實中國將邀請葉爾欽前往中國訪問。科濟列夫同時表示俄羅斯即將進行的裁減 70 萬武裝部隊將包含亞洲地區。他也承諾核武的調整目標不會導致俄羅斯在東部的軍事成長。他也讚揚中國加入核子武器禁止擴散條約的決定。

然而，科濟列夫與錢其琛在人權議題上有歧見。科濟列夫強調俄羅斯積極倡導簽訂一項國際人權協定，甚至鼓勵外國在此區一定程度的干涉。錢其琛則重申中國不允許外國干預其他國家內政的立場。這兩位部長的會談得到一個結論：俄中關係「具有相當的共識因素，但對某些重大問題則採取不同途徑」。雖然如此，根據資料來源，兩人不認為這些歧見會造成兩國敵對與緊張。⁹

俄羅斯副總理受辛(Aleksandr Shokhin)於 1992 年 5 月 3 日抵達北京，進行俄中對話的下個階段。受辛指出，此行的主要任務是，「將俄中合作的可能性實現為具體的協議與行動」。¹⁰他繼續與中國副總理討論在經濟與社會不同方面的合作：聯合委員會的功用，籌備許多經濟的協議，中國貸款給俄羅斯的付款方式，以及俄羅斯派遣專家考察中國企業等。¹¹

⁷ *Kuranty*【音樂鐘】，24 Dec. 1991.

⁸ 人民日報，1992 年 2 月 1 日，第 1 版。

⁹ ITAR-TASS, 17 Mar. 1992

¹⁰ *Trud*, 7 May 1992, p.1.

¹¹ *Trud*, 7 May 1992, p.1.

6月，俄羅斯司法部長費多洛夫(Nikolay Fedorov)在北京簽署了一份有關民事與刑事的司法協助條約。11月，受辛再訪中國，11月底錢其琛抵達莫斯科為葉爾欽訪問中國作最後的籌備工作。¹²1992年12月17至19日葉爾欽正式訪問中國，使俄中關係更加緊密，遠離了60和70年代雙方互相敵視的情勢。雙方簽署了20多份包括所有合作事宜的文件。其中最重要的是「關於俄中關係的基礎」聯合宣言(*Joint Declaration on the Foundation of Relations Betwee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Russian Federation*)。宣言中規定俄中兩國不參加旨在傷害對方的聯盟。兩國也都同意不允許第三勢力使用其領土危害對方安全。同時，這份文件也表明兩國不會做出損害第三國利益的行為。因此，這份聯合宣言不應被解讀為企圖重現1950年代的蘇中同盟。較恰當的說法是，它提供了一個雙邊合作的堅實法律架構，拋開從前雙方互相敵對的情結。¹³隨同葉爾欽前往中國的安全部長與內政部長則與中國對等首長研擬有關共同防範恐怖主義、組織犯罪與非法麻醉劑與軍火走私等領域的合作協定。¹⁴

俄中軍事關係

90年代初，俄羅斯對外與安全政策之制訂缺乏明確的權限劃分，造成了俄羅斯國防部與外交部的對立。事實上，國防部時常繞過外交部搞他自己的對外政策。

¹² 雙方官員都表示錢其琛與俄羅斯官員的對話進行得十分順利。雙方都表示要把葉爾欽此行辦得非常成功，並使雙方高層對話成為定期的論壇。大部份雙邊未能達成的協議將可以解決了。甚至人權問題都相當低調的被提出來討論，而沒有發生爭論。高棉問題是俄羅斯試圖解決的唯一國際問題。然而，錢其琛並未屈從，堅持依中國的標準行事。在錢其琛就此次成果接受訪問時，他的口氣聽來較以前樂觀，錢氏預言俄中關係將有「燦爛的未來」。人民日報，1992年11月28日，第1版。

¹³ 除了這份聯合宣言之外，俄中雙方並簽署了一份軍事技術合作準則備忘錄；一份俄羅斯同意在中國建立一個核電廠的協議；中國對俄羅斯提供食物借貸；以及一份大幅削減雙方共同邊界武力的備忘錄。根據這個備忘錄，俄羅斯與中國同意建立一個穩定區域，在邊境縱深100公里的區域內限制軍事活動。部份部隊被允許留在這個區域，但是其數量將予以嚴格限制。大規模削減軍備，包括防禦性武器：坦克、裝甲車、軍用飛機、河上砲艇、戰術性核子武器、飛彈發射器與砲兵。雙方也同意裁減邊界巡邏隊。見 *Izvestiya*【消息報】，2 Dec. 1992, p.1。

¹⁴ 正好在葉爾欽赴中國訪問之前，俄羅斯對外政策情報局局長普利馬可夫(Yevgeniy Primakov)也曾前往北京。見 *Izvestiya*，18 Dec. 1992, p. 1.

戰略三角互動對俄中關係的影響

早在 1992 年俄羅斯對外政策就開始有明顯的偏頗現象，這使國防部有很好的藉口得以更直接的介入對外政策的議題。俄羅斯對外政策的偏頗主要表現其對西方與對其他地區政策的決然不同標準。葉爾欽與科濟列夫大力推動對西方友好與開放。而對其他國家的政策，如對亞洲或鄰近國家，則採用迥然不同的原則。外交部對與其他地區的打交道缺乏準備，或說缺乏興趣，也是造成對外政策如此偏頗的原因。因而造成的政策真空後來提供了俄羅斯軍方領袖尋求介入對外政策的管道。

俄中之間的安全接觸在 1993 年開始活躍起來。俄中軍事交流不斷加強，包含海軍軍艦互訪的部份。1993 年 8 月 3 艘俄羅斯軍艦訪問青島。¹⁵11 月俄羅斯國防部長格拉秋夫 (Pavel Grachev) 與中國國防部長遲浩田簽署了一份為期 5 年的協議。該協議訂定關於俄中國防部高層官員定期協商、建立俄中鄰近軍區的直接連繫、兩國武裝部隊一切層級的軍事交流，以及增加駐紮在對方首都的武官。兩國的國防部長同意如果在邊界區域進行軍事演習將通知對方，並交換有關軍事準則與軍事建設的資料。¹⁶

1994 年 4 月，俄羅斯參謀總長科列斯尼可夫 (Mikhail Kolesnikov) 將軍在訪問北京時表示，俄羅斯與中國正在討論一項派遣俄羅斯軍事專家到中國，教導中國人員使用俄羅斯武器。並將中國軍官帶回俄羅斯軍校受訓。其訓練層級將高達參謀學院 (General Staff Academy)。7 月，俄中國防部長簽署了一份協議，預防雙方軍隊非蓄意的或危險的軍事對立。¹⁷1994 年 11 月，俄羅斯海軍艦隊司令格羅莫夫 (Feliks Gromov) 訪問中國，同意擴大俄中海軍的訓練與技術的交流。在他訪問期間，坊間報導中國接受俄羅斯的提議，代訓中國軍艦軍官與船員。¹⁸

俄羅斯也擴大了對於中國的武器售賣與軍事科技的轉移。對於這點雙方都有強烈的動機。中國希望從俄羅斯獲得廉價的軍事設備與西方不願提供的軍事科技。俄羅斯則希望能賺取外匯，以維持其國防工業不致破產。1992 至 93 年，俄羅斯售予中國價值 30 至

¹⁵ 次年 5 月，3 艘中國海軍軍艦訪問海參威。

¹⁶ *Komsomolskaya Pravda*【共青團真理報】，13 Nov 1993 p.3 in *FBIS-SOV*(16 NOV 1993): 5; ITAR-TASS 11 Nov 1993, in *FBIS-SOV*(12 NOV 1993): 17.

¹⁷ *南華早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1994 年 7 月 13 日。

¹⁸ *RFE/RL Daily Report*【自由歐洲電台每日報導】，213 (9 Nov 1994): 2.

50 億美元的武器，其中包括 26 架蘇愷-27 型(SU-27)超音速戰鬥轟炸機、24 架米格-31 高空攔截戰鬥機、重型軍事運輸機、T-72 坦克與其他軍事載運工具。¹⁹中國也買了 4 架 S-300 反飛機飛彈複合體(complexes)試用，並表示有可能購買 100 至 150 架可裝配大約 8 枚飛彈的發射器。²⁰1994 年 11 月，中國簽署了一份 10 億美元的合約，向俄羅斯購買 4 艘基洛級(kilo-class)的柴油潛水艇。²¹之後，中國同意再買 6 艘基洛級潛水艇，並與莫斯科完成初步談判，計畫在未來 5 年內再購買 12 艘該級潛水艇。²²除了這些軍火買賣外，俄中之間也有重要的軍事科技轉移。²³中國最想獲得的是航太、火箭、空中防禦與反潛艦科技。²⁴

¹⁹ 中國與俄羅斯目前正在討論授權中國追加製造蘇愷-27 戰鬥機的可能性。參見 *OMRI Daily Digest* 94, I (16 May 1995): 2。稍早的報導表示中國正與俄羅斯協商一筆中國再購買 24 架蘇愷-27 的交易，但雙方在價格上無法獲得共識。香港聯合報 1994 年 9 月 21 日報導，俄羅斯希望中國以每架 3,000 萬美元的現金購買，但中國只肯以每架 1,500 百萬美元的等值商品交換。見 RFE/RL Daily Report 181(22 Sep 1994):2.

²⁰ ITAR-TASS, 10 Aug 1994, in *FBIS-SOV*(10 Aug 1994): 11.

²¹ 「俄羅斯的潛水艇」，遠東經濟評論，1995 年 2 月 23 日，頁 13。 *Jane's Defence Weekly*【詹氏國防週刊】報導，其中一艘潛水艇已經交貨了。但稍後為俄羅斯海軍發言人所否認。見 *OMRI Daily Digest* 31, I (13 Feb 1995): 2。台灣方面報導這份合約中 7 億 5 千萬元以現金付款，其餘以貨品付款。見中國新聞文摘(China News Digest)(11 Jan 1995)。

²² *南華早報*, 4 Mar. 1995, p. 2, cited in *OMRI Daily Digest* 46, I (6 Mar 1995)。儘管 1990 年代初許多報導表示中國欲向烏克蘭購買航空母艦。但這項交易並沒有完成。關於這點有很多解釋，包括美國施壓、中國無力付款與俄羅斯拒絕提供電子，或付款讓他完成。見 *OMRI Daily Digest* 62, II (28 Mar 1995)。雖然日本媒體報導，2 艘賣給南韓公司進行解體的俄羅斯太平洋艦隊基洛級航空母艦、明斯克號與 Novorossisk 號，可能被轉賣給中國。但這並未發生。見東京新聞(Tokyo Shimbun) 11 Nov 1994 9.1 , in *FBIS-SOV*(14 Nov 1994) : 14。航空母艦上的武器、導航設備與通訊設備在交給南韓公司前就被拆掉。俄羅斯派遣代表監督合約的履行，確保航空母艦被切割成不超過 2 公尺寬的碎片。見消息報 15 Nov 1994 p. 3, in *FBIS-SOV*(17 Nov 1994): 13-14.

²³ 中國派遣 3、4 百名國防專家至俄羅斯航太研發機構工作。90 年代初，1000 多名俄羅斯國防工業科學家與技術人員到中國擔任長、短期的中國國防工業諮詢業務。Tai Ming Cheung, "China's Buying Spree,"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8 Jul. 1993, pp. 24-25。俄羅斯官方承諾管制俄羅斯軍事專家流向中國，使不致危及自身或其他國家的安全。但迄今仍不確定俄羅斯是否有此能力。一名駐節北京的西方外交官表示，他與其他人時常會在街上碰到俄羅斯國防工業專家。這些專家在北京出現，顯然俄羅斯大使館毫無所悉。見 *New York Times*, 10 Nov. 1993, p. A-15. 1993 年 10 月共青團真理報刊登了一篇卡巴尼可夫(Andrei Kabannikov)的文章，引述一位俄羅斯軍事專家表示，國家並未能有效管制軍事專家外流。他們很容易就可以越過邊界進入中國。他提及兩位俄羅斯雷射武器專家與一位飛彈專家十分偶然的在北京街道上被認出。見 *Komsomolskaya Pravda*, 29 Oct 1993 p. 7, in *FBIS-SOV*(29 Oct 1993) : 13-14.

²⁴ *New York Times*, 10 Nov. 1993, p. A-15. 美國的情報單位對於俄羅斯或烏克蘭將先進的 SS-25 機動飛彈與多彈頭可獨立瞄準的彈頭的科技轉移給中國表示關切。見 *New York Times*, 26 Oct. 1994, p. A-10。

因此，因為外交部沒有建構其亞洲政策，使得其他機構，也就是國防部，得以插手俄羅斯對該地區的政策。然而，這不應解釋為軍方在對外及安全政策方面的影響力越來越大。更恰當地說，它反映了在科濟列夫的領導下，外交部的權力式微，以及葉爾欽政府缺乏對外的統籌規畫機制。而這也正是葉爾欽執政初期的最大特色。²⁵

俄中決定建立戰略夥伴關係

葉爾欽總統於 1996 年 4 月 24 日展開他個人對中國的第二次訪問，受到了北京方面的熱烈歡迎。這同時也是俄中領導人自蘇聯解體以來第三次的會面。陪同葉爾欽一起前往的，還有國防部長格拉秋夫、第一副總理卡達尼可夫（Vladimir Kadannikov）、外貿部長大菲多夫（Oleg Davydov）、原子能源部長米海洛夫（Viktor Mikhailov）、以及許多俄羅斯的工商鉅子。

俄中高峰會議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在他們發表的聯合公報中宣稱兩國將建立「戰略夥伴關係」。葉爾欽、江澤民在人民大會堂經過兩個小時的會談後，均盛讚此份文件是俄中關係的分水嶺。江澤民並告訴記者，「俄中關係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紀元」。雖然雙方都清楚表示他們強化了的關係並不構成一項同盟。他們一致猛烈抨擊西方和美國的「霸權主義、權力政治，以及一再對其他國家施加壓力」。公報上宣稱：「集團政治又以新的方式顯靈了。」葉爾欽說：中國領導人堅定支持俄羅斯的觀點，認為「北約東擴是絕對不能允許的」。同時，中國領導人也對俄羅斯出兵車臣的行動表示支持，並稱之為「俄羅斯的國內事務」，此舉是為了「維護俄羅斯國家的統一」。俄羅斯對此也投桃報李，聲稱西藏和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份。²⁶

在一連串會談中，其中一項不一致的觀點，即是葉爾欽聲稱他「已經實現了對柯林頓的承諾」，成功地說服中國保證遵守全面核子測試禁令。然而，中國的外交部發言人對

²⁵ 實際上，此時期的俄羅斯軍方勢力十分微弱，特別在與蘇聯時期相比較之下，顯得無能為力。在重大資源分配問題上，如國防預算與軍餉、軍隊住屋的問題，格拉秋夫與軍方一直是捉襟見肘，無法達成其主要目標。這導致軍方高層抱怨軍方被有計畫的摧毀。爭論細節，見列賓威爾 John W.R. Lepingwell, "A Sudden Fall From Grace," *Transition* (15 Feb 1995): 21-26.

²⁶ *Keesing's Record of World Events* 42, 4 (23 May 1996): 41048.

記者表示：中國仍希望將和平的核子試爆從禁令中剔除。葉爾欽表示：「很清楚地，中國有其自身的立場。」²⁷

在中國中央軍委會副主席劉華清和俄羅斯第一副總理索斯科非茨（Oleg Soskovets）²⁸的會談之後，雙方均聲明他們將加強軍隊的交流和軍事技術部門的合作。他們同時也強調，彼此間增加的合作關係並不是針對任何一個第三國或國家集團。²⁹根據總統軍事科技助理庫濟克（Boris Kuzyk）表示，兩國長期合作將依循下列三條路線進行：發展中國的生產能力、將先前售予中國的武器予以現代化，以及販售新型武器。³⁰俄羅斯專家認為，中國用非常低廉的代價，就能大幅提昇其軍事科技的效率。³¹在其餘的軍事事項方面，雙方均同意自共同的 4,300 公里邊界進一步裁減兵力。

在經濟方面，兩國領導人討論到最重要的兩個計畫。一個是開發從西伯利亞到黃海的天然氣管線，該計畫尚在討論初期階段。另一個是在中國的東北遼寧省興建核能電廠。俄羅斯在第二個計劃中將供應兩個核子反應爐給中國，此計劃已經於 3 年前開始進行協商。3 月份時，中國官方報導俄羅斯已經提供中國為期 15 年共 20 億美元的貸款以開始進行這項計劃。俄羅斯領導人希望藉由此次的訪問簽訂有關核能計劃「架構性及技術性的協定」。

俄羅斯外貿部長大菲多夫在他們前往北京訪問之前表示，俄中之間的貿易在經歷一段蕭條時期之後，已以一穩定的比例成長。1995 年俄中之間的貿易成交量是 54 億 8 千萬美元，比 1994 年成長了 7.6%。俄羅斯對中國的出口量總數是 38 億美元，增加了 8.7%；

²⁷ 新華社 (Xinhua), 25 Apr. 1996.

²⁸ 俄羅斯國防工業集團龍頭。

²⁹ 新華社, 25 Apr. 1996.

³⁰ 無獨有偶，中國於 4 月 24 日從俄羅斯驗收第一批在 1995 年就敲定的買賣--共計 11 架的蘇凱 27 (Su-27) 型飛機。根據俄羅斯國防部長 Pavel Grachev 的說法，另外的 11 架飛機以及其他空中防禦系統，將會在 4 月 25 日運抵中國。路透社 4 月 25 日的報導指出另一項相關發展：一位台灣的國防部官員於 4 月 24 日指責中國購買性能優越的蘇凱 27 (Su-27) 型飛機會威脅到台海安全。而台灣方面為了與中國獲得蘇凱 27 (Su-27) 之後的武力相抗衡，將會開始驗收 150 架美製的 F-16 戰機及 60 架法國幻象 2000 戰機。

³¹ Interfax, 25 Apr. 1996. 中國總參謀長傅全有於 5 月 6 日抵達莫斯科作一趟為期 6 天的訪問。在訪問期間，他與他的俄羅斯對手 Mikhail Kolesnikov 會談。傅氏重申「中國軍隊現代化將在與俄羅斯軍隊合作下攜手進行」的立場。這段期間，他又與俄羅斯國防部長 Pavel Grachev 進行一項有關於俄中邊境的裁軍密談。傅氏此行最重要的就是簽訂了 1993 年俄中在軍事合作方面的軍事議定書。

戰略三角互動對俄中關係的影響

從中國進口量是 16 億 6 千萬美元，增加了 5.6%。大菲多夫更讚美俄中兩國之間以物易物的交易量已經下降了將近 30%，並改用可兌換的貨幣。他說，在俄羅斯已經興建了大約 1,500 家的俄中合資企業。³²

其他有關俄中之間的貿易和合作協定還包括：在北京和莫斯科之間建立電話熱線；財產權、貨幣控制、反壟斷政策的合作；和平使用核能及廣泛發展能源部門的合作；太空探索的合作；環境保護的合作；增加雙邊貿易的議定書；進口及出口貨物品質保證協定；打擊非法毒品走私的合作。核子安全協定在不久的將來，雙方將擇期簽訂。³³

在高峰會議後數日，俄羅斯官員認為，俄羅斯於俄中邊界緩和軍事緊張以及裁減軍事力量的努力，是加速遠東地區經濟發展計劃中的重要部分。根據一位官員表示，葉爾欽欲提昇雙邊貿易總量的目標，從目前的 55 億美元，到 2005 年時的 200 億美元。此一目標迫使俄羅斯優先撥款發展其邊界經濟活動基本設施，而緩和其軍事設施的建設。

在提昇雙邊貿易上，俄羅斯也指定一些優先的項目。根據大菲多夫的敘述，它們分別是能源部門、航太工業以及軟體的發展。除了在這些領域內的新計劃之外，俄羅斯將在中國於 1950 年代由蘇聯協助發展的工業設備之現代化工作上，扮演一個主要的角色。共同邊界政策的轉變，正如兩位俄羅斯高級軍事將領所說的，是由「軍事匹敵」(military parity)轉為「軍事互信」(military confidence)。如此轉變的目的是為了提高對中國的軍售。俄羅斯官員指出，軍事科技的合作是另一個優先貿易的項目。³⁴

兩國也相互承諾將恪守 1991 年 5 月和 1994 年 9 月有關其共同邊界的劃界協議。他們保證儘速完成共同邊界的會勘工作，並同意就邊界協議尚未解決的問題繼續協商。³⁵在裁減俄中邊境上軍事力量的問題上，江澤民僅表示中國會繼續同俄羅斯協商，並且希望儘快取得協議。而一項俄羅斯的消息來源則指出，雙方的談判氣氛友善，但「錯綜複雜」。³⁶

³² ITAR-TASS , 24 Apr. 1996.

³³ Reuter, 25 Apr. 1996.

³⁴ Interfax , 29 Apr. 1996.

³⁵ 新華社(Xinhua), 25 Apr. 1996.

³⁶ 新華社及 Interfax, 25 Apr. 1996.

葉爾欽出發至中國訪問之前在伯力（Khabarovsk）的活動，即試圖平息俄羅斯遠東對於與中國劃界問題逐漸升高的爭議。他聲明，事實上 1991 年與中國的邊界協議因先發制人而阻止了中國對於大約 50 萬平方公里的俄羅斯領土之要求。他重申俄羅斯會信守承諾，歸還中國位於濱海省(Primorskiy Krai)烏蘇里斯克與哈散區的土地，這也是雙方現存爭議的中心所在。葉爾欽聲稱，「一個大國必須信守承諾」。他指出，在邊界協定上的違約行為，將會導致邊界地區的不穩定，同時也會造成這些地區在政治上及經濟上的損失。然而俄羅斯遠東的政治勢力一直以來都激烈反對劃定邊界。最後，葉爾欽強調，在有關黑龍江的大烏蘇里斯基和塔拉巴洛夫諸島以及璣璋河上游的柏爾守伊島等歸屬問題上，俄羅斯不會做出任何讓步。³⁷這些仍歸屬於俄羅斯管轄的島嶼之命運，已經決定延後再議。

4 月 30 日，俄羅斯外交部副部長潘可夫（Aleksandr Pankov）宣稱，4 月 26 日由俄羅斯、中國、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等國領導人所簽訂的邊境「建立互信」（confidence-building）協定，事實上是一項互不侵犯的協定。該協議將奠定「建立亞太地區安全機制的基礎」。潘可夫指出，這些簽約國的下一步將是簽訂邊境裁軍協定。他並沒有理會俄羅斯遠東地區對中國移民和劃界問題的抗議。他認為這些抗議不會影響到俄中之間的友誼。他說，「我們也看不出有任何問題會妨礙到我們之間的合作」。³⁸

參、戰略三角互動對俄中關係的影響

葉爾欽執政期間，影響俄羅斯對中國政策的一個主要因素是國際體系戰略三角互動的轉移。歐亞大陸學派有關採行均衡對外政策的主張，正好迎合了國際體系戰略三角的

³⁷ Interfax, 24 Apr. 1996.

³⁸ Interfax 及 ITAR-TASS, 30 Apr. 1996.這位外交部首長的樂觀，並沒有使直言不諱的濱海省省長 Yevgenii Nazdratenko 放棄其對於邊境協議所作的反對。在 4 月 29 日一次當地廣播電台的訪問中，他繼續把邊境劃界問題炒熱。他說，他發現在中國談到這項議題實在是一項「道德上的困難」。Nazdratenko 是伴隨葉爾欽訪華的成員之一。他表示，俄羅斯並沒有在北京及上海的會談當中，把任何領土簽訂歸屬給中國，而且他還感謝那些烏蘇里哥薩克人，因為他們威脅—將會在新設立的界碑前進行示威活動。見 Interfax, 30 Apr. 1996.

互動變遷發展趨勢。蘇聯瓦解後，北約組織向東歐節節進逼，使俄羅斯的安全備受威脅。在此同時，中國和美國也因為台灣問題以及其他問題而發生齟齬。此一戰略三角互動的發展，逐漸把俄羅斯和中國推向同一陣線，以共同抗衡美國獨霸世局的咄咄逼人。

冷戰結束後，俄羅斯本來期望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信守承諾，將北約組織轉化為一個純粹政治組織。這樣的安排，將使俄羅斯的國家安全獲得保障，無後顧之憂。然而，西方不但沒有信守承諾，反而計畫將北約組織向東擴張，吸收前蘇聯在東歐的盟國加入該組織。如此一來，俄羅斯與西歐之間失去了緩衝地帶，使得俄羅斯直接面對西方盟國的威脅。此一發展引起了俄羅斯以軍方為首的保守勢力強烈反彈。保守勢力在方興未艾的極端民族主義浪潮推波助瀾下，認為是可忍孰不可忍？因而主張向東方尋求盟友，尋求中國的奧援。

在此同時，中國也忍受不了冷戰結束後美國來勢洶洶的氣燄。中國認為 1996 年美國干預台海危機是干涉中國的內政。同時，中國與美國之間，也為了智慧財產權、軍事科技轉移、貿易平衡、核子擴散、以及保護人權等問題，發生激烈的爭議。中國認為美國以超級強國自居，企圖將美國的意志強加給別人。為了抗衡美國的勢力，中國自然樂意與俄羅斯聯手，以加強與美國談判的籌碼。如此一來，俄羅斯與中國的戰略匯合，建立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共同抗衡美國，也就順理成章，一拍即合了。

俄羅斯與中國建立了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對台海勢力均衡所造成的衝擊不容忽視。由於 1996 年 3 月，中國選擇在台灣舉行總統大選的前夕，在接近台灣本土的海域附近進行飛彈試射，對台灣的安全造成重大威脅。美國派遣兩艘航空母艦通過台灣海峽，對中國的軍事行動進行嚴密監控。一時之間劍拔弩張，頗有一觸即發的態勢。美國的適時干預，有效嚇阻了中國的進一步冒險行動，因而消弭了此一空前的台海危機，穩定了台海的局勢。然而，美國的堅決行動，固然展現了其捍衛西太平洋戰略利益的決心，同時也將中國與美國之間的矛盾推到了最高點。

美國與中國這一新的矛盾，為俄羅斯提供了拉攏中國聯手抗衡美國的最佳時機。就在台海危機的一個月之後，也就是 4 月下旬，葉爾欽適時的訪問北京，無疑給中國打了強心劑。葉爾欽與中國領導人江澤民達成若干協議，交割了若干先進武器同時也在

聯合聲明中宣稱俄中兩國將建立戰略夥伴關係，此一發展，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在向美國示威。而中國與俄羅斯此一聯手抗衡美國的行動，也將間接衝擊到未來台海的勢力均衡。

美中戰略衝突

蘇聯瓦解後中國成為美國潛在威脅。冷戰結束後，國際關係之舊格局隨之崩潰，但新秩序又未形成，政治學者們紛紛探究、預測新格局之走向。其中以美國學者杭廷頓(S.P. Huntington)所提出的「文明之衝突」為起始。³⁹該文總結未來國際衝突可能的對峙情形為回、儒文明聯手對抗西方文明。此一界論提醒了西方必須防範正在迅速崛起的，以中國為首的儒家文明。的確，在蘇聯東歐解體之後，中國成為全球少數僅存的社會主義政權。中國在蘇聯瓦解的衝擊之下，非但沒有步上蘇聯的後塵。在最近幾年來在經濟上的快速發展，反而令人刮目相看，並引起全球側目。西方也已在近幾年來感受到了中國日漸增長的經濟實力與積極軍事擴張行為之威脅，因而有了「中國威脅論」的看法出現。

1996 美國干預台海危機。1995 年 6 月李登輝總統成功訪美歸來之後，中國除了連續對台發表嚴厲的抨擊之外，更採取一連串軍事演習，以報復總統訪美，同時干擾台灣第一次的總統民選。一直到 1996 年 3 月總統大選之前，中國的軍事演習達到了高峰，其飛彈的試射範圍更是逼近台灣，台北方面已積極備戰，一時之間，情勢頗有擦槍走火的可能性。

美國方面除了透過一連串的溝通、高層會談及重申一個中國的政策立場，試圖安撫中國不滿的情緒之外，同時也密切觀察中國在 1995 年 7 月、8 月、10 月、11 月於東海及台灣海峽舉行的積極且大規模軍事演習行動。1996 年 2 月，中國於福建省境內集結兵力增加軍事佈署，準備進行更大規模的演習，其目的明顯地是想要造成台灣民眾心理上的恐慌，並進而影響台灣 3 月即將舉行的總統大選結果。2 月 4 日，紐約時報在社論中呼籲北京應停止對台的軍事威脅，台北方面則不應該再爭取國際承認刺激中國，美國應

³⁹ S.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Foreign Affairs* 72, 3 (summer 1993): 22-49.

堅定表明一個中國的立場。⁴⁰美國國防部長裴里(William Perry)則對到訪的中國外交部副部長李肇星表示：破壞台海穩定後果將不堪設想，武力的展示無助於兩岸之和平發展，中國政策是在冒不必要的危險。⁴¹隨著演習的規模愈大，地點愈接近台灣本島，美國方面開始認為局勢發展嚴重，兩岸隨時會有擦槍走火的可能。3月初，柯林頓接受國務卿克里斯多夫(Warren Christopher)、國防部長裴里、國家安全顧問雷克(W. Anthony Lake)的建議，決定除原已在台灣周邊水域觀察待命的「獨立號」航空母艦外，另自波斯灣調遣「尼米茲號」航空母艦來台海地區增援，以嚇阻中國對台可能的進一步軍事挑釁。隨著3月23日台灣總統大選的落幕，一如外界所預測，李登輝總統當選連任，中國的軍事演習亦告一段落。

美國在此次台海危機中，由密切觀察轉為有限度的介入，在台海最緊張的時刻派遣第七艦隊航經台海附近水域，其目的是想要以最少的軍事代價，來獲取最大的止戰效果。讓中國了解當公海的軍事演習行動演變成軍事犯台行動時，華盛頓將被迫採取行動，以維持其在西太平洋的戰略利益。儘管如此，美國此次的護航行爲，嚇阻的意義遠大於實質上的意義。然而，美國對台灣問題的積極介入，無疑使得中共耿耿於懷。此一發展，爲其與俄羅斯關係進一步的發展提供了最大的推動力。

美俄戰略衝突

俄羅斯堅決反對北約組織東進。蘇聯的解體迫使俄羅斯重新界定其全球戰略利益。然而，莫斯科當局仍然力拒其冷戰時期的敵對集團北約組織向其門庭推進。同時不願將其蘇聯時期在歐洲的勢力範圍東歐拱手讓給以美國爲首的西方。北約組織的擴張成爲俄羅斯反對黨派煽動反西方和反美情緒的最佳催化劑。1994年12月，北約組織宣佈將接受東歐國家申請加入該盟。葉爾欽立即向國人承諾絕不允許此一擴張計畫得逞。俄羅斯外交部長科濟列夫就是因爲被反對黨派指責對西方立場過於軟弱而遭解職。前對外情報

⁴⁰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5 Feb. 1996, p.8.

⁴¹ 美國國防部長裴里則對到訪的中國外交部副部長李肇星表示：破壞台海穩定後果將不堪設想，武力的展示無助於兩岸之和平發展，中國政策是在冒不必要的危險。

局局長普利馬可夫（Evgeniy Primakov）於 1996 年 1 月接掌外交部後，即一再重申俄羅斯將繼續反對北約組織的任何擴張計畫。雖然華盛頓一再保證為北約組織的擴張絕不損及俄羅斯的利益。然而，莫斯科仍然堅決反對，並要求針對該一問題進行「密集對話」（intensive dialogue）及「妥協」。新上任的國防部長羅鳩諾夫（Igor Rodionov）對西方的保證不予採信，謂「西方的保證不過是空話而已」，並堅持俄羅斯「應當從歷史尋求結論」。⁴²莫斯科當局自知無法阻止北約組織自東歐及中歐吸收新盟國，乃轉而要求北約組織在該問題上必須將其區域安全需求列入考慮，特別是波羅的海諸國。由於該地區住有大量的俄羅斯少數民族，因此莫斯科聲稱在該地區擁有特殊利益。俄羅斯甚至揚言將在亞洲成立新的軍事政治同盟，包括與中國建立「戰略伙伴關係」，並在中東和拉丁美洲尋求新盟邦，以抵制北約組織的擴張。

幾乎所有的俄羅斯政軍勢力都反對北約組織的擴張。國防部長羅鳩諾夫指出此舉勢將嚴重改變歐洲軍事戰略的平衡。⁴³國家杜馬（State Duma；亦即國會下院）主席甚至威脅要把該問題與武器管制問題掛鉤。他警告謂北約組織的擴張將危及國會對第二次裁軍條約（The START II Treaty）的批准。⁴⁴俄共領袖久噶諾夫（Gennadiy Zyuganov）則直斥該項擴張將對俄羅斯的安全構成威脅。⁴⁵莫斯科當局曾提出一系列保留顏面的妥協方案，其中若干顯然是為保護葉爾欽應付來自民族主義死硬派的批評。諸如，莫斯科提議北約組織新盟國只准其加入該盟政治組織，而不准其加入軍事組織。然而北約組織秘書長索拉那（Javier Solana）則逕予拒絕。謂一旦加入該盟，所有新盟國均應依華盛頓公約（Washington Treaty）有關安全保證之規定，履行其權利及義務。⁴⁶由於莫斯科無法說服西方放棄或延緩其東進計畫，乃轉而向東歐國家施壓。莫斯科警告東歐國家，謂加入北約組織不但不能保障其安全，反將損及安全。⁴⁷葉爾欽在希特勒入侵 50 週年紀念會

⁴² NTV's Itogi, 28 Jul. 1996.

⁴³ Krasnaya zvezda【紅星報】，25 Jul. 1996.

⁴⁴ ITAR-TASS, 27 Apr. 1996.

⁴⁵ AFP, 19 Apr. 1996.

⁴⁶ AFP, 19 Apr. 1996.

⁴⁷ Reuters, 19 Apr. 1996.

上警告說，西方盟國在東歐的擴張勢將導致新的對抗。⁴⁸然而這些恫嚇皆成效不彰，僅有若干國家諸如白俄羅斯、烏克蘭和保加利亞等國拒絕加入北約組織，以免得罪克里姆林宮。⁴⁹

1997年5月27日葉爾欽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16國領袖在巴黎愛麗西宮簽署一項歷史性的安全協定，名為「俄羅斯北約間相互關係、合作暨安全奠基協定」。俄羅斯與北約新安全協定象徵了冷戰的正式結束，該項協定內容包括：一、設立常設聯合諮詢機構；二、允許北約組織向東擴張；三、不在新盟國境內佈署核子武器及駐紮外國軍隊。俄羅斯與北約簽署的新安全協定旨在緩和俄羅斯與北約之間因北約東擴計劃所引起的緊張情勢，以開創歐洲安全新秩序。葉氏於簽署協定後的即席聲明中並宣稱俄羅斯將拆除所有瞄準北約會員國的飛彈，但同時他又重申俄羅斯反對東歐國家加入北約組織的立場。此舉充分反映了葉爾欽北約政策的雙軌策略，一方面企圖與北約修好，以吸納西方財經資源；一方面要安撫國內民族主義者的吶喊，以因應極端保守勢力的挑戰。總的來看，由於該項協定兼顧了北約組織東進的政策及俄羅斯的安全考慮，所以暫時建構了冷戰結束後的歐洲安全新秩序。

俄中戰略匯合

俄羅斯的亞洲安全。克里姆林宮內部對於外交政策的權力鬥爭與俄羅斯的亞洲政策息息相關。蘇聯解體後的最初幾年中有兩個因素值得一提。首先，雖然葉爾欽費盡心思，他仍未能成功的建立一個密切配合、整合良好的對外政策決策體系。如上所述，這種情形導致他加深對少部份顧問的依賴，而其中多數的顧問對外交政策的議題又各有自己的見解。其次，葉爾欽的資深顧問中沒有人有意建構一套完善的亞洲政策。因為俄羅斯的對外政策還是以西方為主導，其對亞洲的政策不具新意，多半參照戈巴契夫時期的政策，也就是戈巴契夫在1986和1988年所提出的海參威克拉斯諾亞爾斯克和平方案(Vladivostok-Krasnoyarsk program of peace)。該項方案不再堅持意識思想的陳腔濫

⁴⁸ ITAR-TASS, 22 Jun. 1996.

⁴⁹ AFP, 30 Apr. 1996.

調，致力拓展其國際外交，以自由選擇為基礎，尊重人民的主權和國家間利益的平衡。該項方案的另一個主要的特點，則是不再堅持在政治軍事上與美國對抗，而且相信這兩個國家在歐亞的對立狀況不復存在。

這些構想形成了蘇聯的亞洲政策。要是這些構想實現，無疑對東北亞局勢的穩定，整體與區域裁軍，以及建立互信等措施等（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會有很重要的貢獻。在亞洲方面的一些成就可以歸功於這種新的政治思想：

- ◆與中國關係正常化；
- ◆與大韓民國建立外交關係；
- ◆銷毀中、近程核子飛彈；
- ◆節制增加亞太地區的核武；
- ◆減少俄羅斯亞洲領土上的武裝力量及傳統武器；
- ◆蒙古撤軍；
- ◆在俄中邊界相互協商裁軍，同時加強建立軍事互信措施。

蘇聯的解體產生了 15 個獨立的共和國，使得蘇後時代俄羅斯在亞太地區的地位更加複雜。俄羅斯因地緣政治的地位下降而陷入困境。其勢力從波羅地海和黑海向後撤退。俄羅斯面對的不只是全球性的威脅，還有更多地方性或區域性的威脅。在一些前蘇聯共和國中的民族主義者將俄羅斯視為敵人。當這些前蘇聯的共和國獨立後，彼此之間也產生了嚴重的矛盾。⁵⁰

冷戰結束後，俄羅斯的對外政策制訂者不再將亞太地區的安全事務放在東西對抗的架構上來看。雖然亞太地區因經濟成就而帶來安定，但仍有些潛伏不安的因素：如朝鮮半島的核子問題、中國大陸和台灣的統一問題、南中國海南沙群島的多邊領土糾紛。還有困擾俄羅斯對日關係的北方四島問題，加上其他的雙方領土糾紛也尚未解決。除此之

⁵⁰ M. Gareev, "Voyna i voyennoye iskusstvo v menyayushchemsyu mire," [變遷世界中的戰爭與戰爭藝術] *Mezhdunarodnaya Zhizn*【國際生活】3 (1994): 91-98.【Гареев, М.. «Война и военное искусство в меняющемся мире»,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3 (1994): 91-8.】

戰略三角互動對俄中關係的影響

外，還有層出不窮的有關漁業區以及「特別經濟區」(special economic zones)的海上邊界爭議，使得情勢更加複雜化。

此外，儘管一些國家已裁減了部份武力，軍備競賽仍在持續當中，主要表現在研發新武器及現有武器的現代化。亞太地區中除了美國及俄羅斯外，所有東北亞及東南亞的所有國家都在持續增加它們的軍事預算。在全球幾個主要區域中仍存在有驚人的軍事力量，包括亞太地區，對正想脫離共產極權政治，從事政經改革的俄羅斯而言，形成了特別的威脅。俄羅斯國防部長格拉秋夫指出，1993年，俄羅斯邊界的國家一共部署了530師，4萬2千輛坦克與12,000架戰鬥機。⁵¹

這些對俄羅斯安全構成的挑戰造成地緣戰略的不穩定，這種不穩定與東北亞地區有關。這種對俄羅斯安全的挑戰，明確地反映在俄羅斯的安全政策上。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在東北亞的地位也不如從前。俄羅斯被排除在國際政治之局外，不再被視為區域政治的重要因素。從而造成了該地區地緣政治上的真空狀態。假如這種分崩離析的情形持續下去，可能導致整個俄羅斯實質上的分裂，或者中央只是名義上統轄亞洲自治省份。如此一來，可能會導致勢力的爭奪，或更糟的是對領土的爭奪，甚或導致內戰。其中一個方面或好幾個方面也有可能掌控核子材料或武器。

俄羅斯在該地區的地位低落不只影響其安全政策。俄羅斯的決策者開始將注意力轉移到經濟上。當俄羅斯開始從事經改，即考量如何全面參與區域貿易和經濟。俄羅斯尋求大規模的國際投資，同時也為其商品尋求進入公平公開的世界市場。俄羅斯也尋求平等參與所有國際經濟組織，這些國際性經濟組織正在塑造方興未艾的全球及亞洲經濟秩序。因此，若是沒有一個有活力的、前瞻性的亞洲政策，俄羅斯在此區的參與將會到處碰壁。同時其尋求引進資本及進入市場也將荆棘叢生。

⁵¹ P.S. Grachev, "Aktual'nyye problemy stroitel'stva i podgotovki vooruzhonykh sil Rossii na sovremennom etape," [現階段俄羅斯軍隊的建設與訓練之重大問題] *Voennaya Mysl*【戰爭的思維】6 (Jun 1993): 2-11. 【П.С. Грачев, «Актуальные проблемы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и подготовки вооружённых сил России на современном этапе», *Военная мысль* 6 (Jun 1993): 2-11.】

針對這個問題，俄羅斯開始與此區的國家，例如：中國、日本、南北韓建立新的關係。這就是說，俄羅斯必須研擬新目標、新政策、新策略，並設置新機構，以便在急遽變遷的環境中從新的起點推動與這些國家的關係。

同樣的，俄羅斯提出開放政策並鼓勵外資參與西伯利亞和俄羅斯遠東地區的開發，倡導建立包含俄羅斯遠東地區、中國東北和韓國的聯合經濟特區。⁵²國際投資被視為解決俄羅斯經濟危機的最佳良方，同時也可以防止俄羅斯亞洲地區社會經濟及政治局勢的惡化。俄羅斯的決策者也漸漸認清一個事實：若是這些地區不能克服當前的危機，地方主義的威脅就會更加尖銳。⁵³

轉變中的戰略三角

俄羅斯軍售中國刺激了俄羅斯與美國、日本、台灣與其他國家間的關係。他們害怕因此破壞了台灣海峽和南中國海的權力平衡。此地區許多國家和中國有領土糾紛。印度與越南也對俄羅斯軍售中國和俄中關係改善感到不安。因為如此一來，中國能將更多軍力轉移到南部與西南部。

冷戰結束後，觀察家預期一個新的伙伴關係，或者說一個準聯盟的形式，將取代前蘇聯與美國的衝突關係。然而，民族主義和反西方情結在俄羅斯滋長。同時美國對俄羅斯的動機和意圖逐漸增加不信任感。因此，這個期望很快就破滅了。美俄之間在許多議題上逐漸增加的歧見迅速的浮現了：前南斯拉夫的問題、北約東擴、俄羅斯軍售伊朗或其他國家等。這些增長的衝突使兩國的觀察家都預料一個新的對立關係將會出現。有些人稱之為「冷和」(cold peace)。

⁵² 聯合國圖們江(Tiumen River)開發計畫，包括了南、北韓，中國，俄羅斯與日本。

⁵³ 東北亞政治與經濟的不穩定可能隨著西伯利亞與遠東地區的地區主義與分離主義漫無邊際的發展而升高。這種分離主義的興起可能源於未能克服現存危機，未能吸引外資，中央權威的崩潰，或其他因為俄羅斯和其他獨立國協國家或亞洲國家在此區的國家利益的衝突造成的因素。參見 M. L. Titarenko, *Rossiya i Vosstochnaya Aziya: Voprosy mezhdunarodnykh i meztsivilizatsionnykh otnosheniy*, [俄羅斯與東亞：國際與文明關係問題] Moskva: POO "Fabula," "Kuchkovo Pole," 1994. 【М. Л. Титаренко, . Россия и Восточная Азия: Вопросы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и межцивилизацион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Москва: ПОО «Фабула», «кучково поле», 1994.】

戰略三角互動對俄中關係的影響

遠東的美俄關係在冷戰結束後獲得大幅改善，但是過去的競爭態勢仍然存在。俄羅斯在 1993 年 11 月採行的新軍事準則並未提及任何特定的外在威脅。但是俄羅斯軍方持續對美日在西北太平洋的兵力對俄羅斯港口、機場、海軍與其他區域性軍事設施所造成的潛在威脅表示憂心忡忡。在俄羅斯失去了部署於前蘇聯共和國的軍事設施後，這些設施的相對重要性就更形增加了。

俄羅斯軍方特別著重保護其位於鄂霍次克海(Okhotsk)的戰略核子潛艇（SSBN, strategic submarine ballistic nuclear）基地。俄羅斯新軍事準則再度確認了以核武嚇阻傳統武器與核子攻擊的重要性。其中並修改了俄羅斯從前承諾不首先使用核武的保證。⁵⁴

俄羅斯鄂霍次克海上戰略核子潛艇基地繼續保持其重要性使得日俄關係變得複雜。在短暫的冷戰後蜜月期間，日俄之間原預期在解決領土紛爭方面將有進展。然而這個預期並未實現。反之，葉爾欽在面臨俄羅斯政界、社會與軍方強烈反對任何領土讓步的聲浪之後，延緩了他原訂 1992 年 9 月訪問東京的計畫。在 1992 年夏天的國會聽證會上，俄羅斯軍方強調毗鄰鄂霍次克海的北方領土⁵⁵在戰略地位中的重要性，這是軍方反對任何領土讓步的主要原因。⁵⁶

⁵⁴ 若第二階段裁減戰略武器條約(START-II)被批准並履行了，將迫使莫斯科將其大部份被裁減的戰略性核武部署在海上，從而增加俄羅斯核武潛艇基地的重要性。下世紀初，俄羅斯可能被迫關閉鄂霍次克海的戰略核子潛艇基地，將剩餘的戰略性核子潛艇部署在巴連茨海 (Barents Sea) 上。約克斯(Geoffrey Jukes)推測，第二階段裁減戰略武器條約要求大量裁減俄羅斯戰略潛艇艦隊，以西北太平洋為基地的俄羅斯潛艇逐漸老舊過時，當地維修設備的高成本，以及當地維修設備的關閉，將使軍方認為再保持二座核武潛艇基地並無意義。見 Geoffrey Jukes, *Russia's Military and the Northern Territories Issue*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Strategic & Defense Studies Centre, Working Paper No. 277, October 1993)。同時，俄羅斯軍方決心抗拒這些壓力，維持二座核武潛艇基地。然而，財務緊縮可能讓他們改變心意。除非這個情形發生了，美日軍方在這個地區的軍事部署將會被俄羅斯軍方視為是一個威脅，因為其鄂霍次克海的戰略核子潛艇基地變得更易受到反潛艇戰爭(ASW, anti-submarine warfare)的攻擊。相反地，美日可能認為俄羅斯旨在保護其戰略核子潛艇的軍事部署，構成一項威脅。見 Vladimir I. Ivanov, "Russia's New Military Doctrine: Implications for Asia," in Michael D. Bellows, ed., *Asia in the 21st Century: Evolving Strategic Priorities*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205-29。

⁵⁵ 日本對千島群島的稱呼。

⁵⁶ 約克斯質疑軍方試圖證明這些島嶼的戰略重要性許多論調的正確性。

軍方的動機極有可能意圖以領土爭議作為反制外交部長科濟列夫親西方外交政策的工具。1992 年中，對日外交政策成為這種對抗的主要舞臺。葉爾欽取消原訂訪日的行程，被視為反對親西方路線的首度勝利。⁵⁷

由於俄羅斯關注其在亞洲的安全問題，當然政府內部的派系極可能再提出追求該地區權力均衡的主張。正如事實的發展，中國作為俄羅斯盟國的行情急遽看漲。1992 至 93 年，俄中關係的大幅改善，使一些分析家擔心在北京與莫斯科之間可能再度形成反西方同盟，或是準同盟。其中一位學者更預測俄中戰略和解(strategic rapprochement)的可能性，將之形容為 20 年代德俄拉帕婁條約(Rapallo treaty)的現代東方版：「兩個大陸強權，因為對抗西方真實的或幻想的迫害而結合」。他並且表示，由於歐洲地緣政治的轉變，將使俄羅斯的民族主義者認為俄羅斯在歐陸被掃地出門，極有可能轉而向東方尋求「地緣政治的補償」。⁵⁸

儘管雙方都亟欲改善雙邊關係，但仍有許多障礙必須排除。其中最急迫的就是裁軍問題與邊界關係。1993 年 11 月，第 11 次邊界裁軍協商在北京舉行。同年 10 月，俄羅斯外交部中國事務局局長拉格維諾夫(Gregoriy S. Logvinov)宣稱，雙方將首度公開邊境駐軍的第一手軍事資料，雙方並將循著維持各地區軍事平衡的原則，加速裁軍協商。

他更表示，根據雙方協商備忘錄的基礎，他們將於 1994 年獲致實質的成果。與此同時，俄羅斯前參謀總部法律與條約處處長 (director of treaties and law directorate of the General Staff)，同時也是俄羅斯首位倡導與中國加強邊境互信的柏里亞特科將軍 (Anatoli V. Bolyatko)表示，蘇聯曾在 1990 年提議以兩國軍團為裁軍目標。⁵⁹但該提議被中國所駁斥。中國反而提出其地區性裁軍方案。此方案並於 92 年底為俄羅斯所接受。

⁵⁷ 中日解決領土爭議遲未有進展，致使雙方關係緊張。俄羅斯海岸防衛隊攻擊於雙方爭議中島嶼的附近作業的日本漁民，以及俄羅斯海軍將放射性廢物傾倒在日本海域中。雙方目前正在努力解決這些問題。日俄就安全漁業作業協議(safe fishing operations agreement)進行協商。日本也協助俄羅斯建立核廢料處理設施。但是民族主義狂熱仍然而且可能長期繼續妨礙雙方解決領土爭議。

⁵⁸ Hung P. Nguyen, "Russia and China: The Genesis of an Eastern Rapallo," *Asian Survey* 33, 3 (Mar 1993): 285-86. 必須指出的是，那些害怕俄中之間出現聯盟或準聯盟形式的人忽略了俄中之間潛在的緊張關係。許多俄羅斯人與西方同樣關切中國未來的穩定與野心。如果中國崩潰，對鄰近的俄羅斯與處於俄羅斯重大利益範圍內的前蘇聯中亞共和國有負面的影響。如果中國安然無恙且變得強大，而其對外政策變得更具攻擊性、擴張性，那麼俄羅斯的利益亦將受損。

⁵⁹ 中國的北京軍區、蘭州軍區與瀋陽軍區，與蘇聯的後貝加爾湖(Rear Baikal)軍區、西西伯利亞軍區與中亞軍區。

戰略三角互動對俄中關係的影響

柏里亞特科將軍認為，為了接受該方案，俄羅斯作了很大的讓步。這很有可能是因為俄羅斯瞭解到俄羅斯在遠東邊境地區的地理條件對俄羅斯不利。城鄉十分集中，而且都接近邊界。遠東軍區司令部所在地伯力，離雙方爭論的黑瞎子島(Heixiazi Island)只有兩公里。

同年，俄羅斯提出了一個裁減邊境內 25 公里地區駐軍的新方案，但為中國所拒絕。爭議的焦點在於雙方邊境武力的結構與部署有所不同。很長的一段時間，俄羅斯採取攻擊防禦戰略(offensive defense strategy)。其前線部隊的司令部部署在距離邊界 50 至 100 公里的區域。中國則採取「誘敵深入」的策略，將其精銳部隊如 39, 38, 27, 63 集團軍部署在離邊界 300 至 400 公里的區域。「邊境裁軍區域」的定義成為最大的障礙，延緩了裁軍協商的進展。

1993 年 2 月，俄羅斯又提出了邊境內 100 公里裁軍的方案。柏里亞特科將軍仍然認為這個方案也是俄羅斯單方面的讓步。公開邊境內 100 公里的第一手軍事資料，表示俄中均接受 100 公里是裁軍的範圍。技術上而言，即使兩國簽訂了邊境裁軍協商條約，雙方在邊境的基本武力部署仍不會有太大的改變。

在距離東界 100 公里的區域，俄羅斯部署了 15 萬部隊，包括獨立於俄羅斯正規軍的邊境部隊（原屬於 KGB）。中國則有 5 萬名武裝部隊，主要包括武裝警察與民兵，以及兩個團的正規軍。新裁軍協議實行的困難在於(1)對於部隊和裝備(特別是俄羅斯的邊境武力與軍隊都裝備有直昇機)，哪一部分是裁軍的目標？(2)有關駐紮在伯力與海參崴(Vladivostok)兩座大都市的軍隊問題。這兩個城市都位於 100 公里的範圍內，而俄羅斯則要求將這兩座城市排除在裁軍協議之外。俄羅斯會提出這個要求，部份原因可能是因為俄羅斯正為其經濟困境而苦惱。因此，在大規模部署軍隊時，很難顧及軍營、家庭生活與軍人子女的教育等問題。在慮及諸多因素後，俄羅斯有一派人認為，合理的裁軍方案應在東界 100 公里內，雙方削減 20-30% 的現有武裝部隊。⁶⁰若中國接受了這個方案，該方案將在 1996 年後舉行的裁軍會議列入議程討論。

⁶⁰ 在 1992 年 12 月進行的第 8 回合磋商中，雙方同意將軍隊撤退到離邊界 100 公里處。攻擊性武器—坦克、戰鬥機、大砲與戰術性核子武器—在 200 公里內將被裁減。見 *Izvestiya*, 3 Dec 1992 p.5 in *FBIS-SOV*(4 Dec 1992) : 2。自邊界後

在 1996 年 4 月 25 日中共與俄羅斯簽訂定的「中俄聯合聲明」中雙方表示，嚴格遵守 1991 年 5 月 16 日簽署的「中蘇國界東段協定」和 1994 年 9 月 3 日簽署的「中俄西段協定」。雙方同意繼續談判，以公正合理地解決尚未一致的邊界遺留問題。雙方決心儘快完成上述兩協定規定的勘界立標工作。同時並在勘界後規劃對方的個別邊界地段進行共同經濟利用的問題舉行談判。雙方認為，簽署在邊境地區加強軍事領域互信的協定具有重大意義。決心採取確實有效的措施落實該協定，把兩國邊界建設為一個友好、和平安寧的邊界。雙方表示，將繼續努力儘快制訂在邊境地區相互裁減軍事力量的協定。裁減後保留的部隊將只具有防禦性質。⁶¹

多數俄羅斯專家認為，中國已不再視俄羅斯對其構成威脅。因此，邊界協商的象徵意義大於實質意義。裁軍協商的重點已轉移到建立雙方邊境駐軍的互信。中國已有一個觀察團進入俄羅斯邊界。另一方面，在邊境內 100 公里內雙方將不再進行大規模的軍事演習。兩國並會隨時通知對方自己的軍隊部署狀況。在瀋陽、北京、蘭州軍區以及遠東、後貝加爾湖、西西伯利亞軍區之間也設置了直接的通訊網路。

俄羅斯戰略火箭部隊將領，同時也是德澤爾任斯基 (Dzerzhinskiy) 大學教授與軍事科技博士別羅烏斯 (Vladimir S. Belous) 指出，俄中邊境裁軍協商將不包含裁減瞄準俄羅斯的中國中程彈道飛彈 (IRBM)。別羅烏斯將軍表示，依據美蘇簽訂的中程核武 (INF) 條約，俄羅斯必須完全拆除瞄準西歐、日本與中國的中程彈道飛彈。

那麼根據互惠的原則，俄羅斯也關心中國如何配置瞄準俄羅斯的中程彈道飛彈。但中國辯稱，俄羅斯在核子彈頭的總量遠超過中國數倍，因此，中程彈道飛彈的彈頭數量也應被同等對待。不過，中國提議兩國均不首先使用核武。這個提案被俄羅斯所接受，並將它明訂在兩國外交部於 1993 年 12 月簽訂的聯合聲明中。當 1994 年 9 月江澤民訪問俄羅斯時，雙方更進一步簽署了不用洲際飛彈瞄準對方的協議。

退 100 公里的要求將包括俄羅斯軍隊自部份地區撤出—尤其是沿著烏蘇里江—西伯利亞大鐵路之後，這是俄羅斯遠東的重要補給線。此外還有軍隊的裁減，不僅是軍力重新部署。這又為俄羅斯的財務重擔形成雪上加霜的困難。雖然預計以 7 年時間裁減軍隊，但俄羅斯現在就面臨了為自東歐與波羅地海三國撤出的軍事人員找尋職業與住屋的難題。

⁶¹ 人民日報，4 月 26 日，版 1、4。

1990 年代中期，使俄中關係難以進展的原因，還有一點是因為俄羅斯對其南鄰的恐懼。這種恐懼使俄羅斯的中國政策受制於其國內政治。俄羅斯全國性或地方性的政治人物都試圖利用俄羅斯人民對境內中國人口數量漸增的恐懼，建立自己的民眾支持度，並將其描述為雙方劃定邊界的負面結果。毫不令人意外的，許多最激進的言論都出於日里諾夫斯基（Vladimir Zhirinovskiy）之口。在 1994 年 8 月日里諾夫斯基赴西伯利亞期間，他告訴伊爾庫次克（Irkutsk）與伯力的聽眾，他們應該憂慮在遠東的兩百萬中國人[意指俄羅斯的遠東，這個數字是極其誇大的]以及中國境內的 10 億人口。他警告說：「如果二千萬中國人決定前往拜訪他們的俄羅斯弟兄們，會有什麼樣的後果？」⁶²

俄中關係的進展也因遠東地區的地方政要要求廢除 1991 年簽訂的邊界協定而受挫。俄羅斯濱海省省長納茲德拉千柯（Yevgeniy Nazdratenko）宣稱在履行劃界條約時，俄羅斯的國家利益完全沒有受到保護。毗鄰中國的赤塔（Chita）區官員也對此條約表達關切，並且可能不支持其履行。當科濟列夫於 1995 年 3 月訪問中國時，他再度向中國當局保證俄羅斯會維持邊界條約。

一些俄羅斯官員強烈批評這些破壞邊界劃界進程的企圖。其中包括魯根（Vladimir Lukin）。此人係前俄羅斯駐華盛頓大使，後來任職國家杜馬國際事務委員會主席（Komitet Gosdumy po mezhunarodnym delam）。魯氏原先曾強烈批評科濟列夫的親西方政策損害了俄羅斯的國家利益。後來他轉變態度警告說，俄羅斯的外交政策由原先的忍辱吞聲轉變為現在的盛氣凌人，將會同時得罪中國與西方。他認為俄羅斯目前的作法極可能造成一個新反俄聯盟的形成，這是愚不可及的行為。魯根要求俄羅斯與中國和

⁶² *Zavtra* 【明日】33 (Aug 1994) : 3 in *FBIS-SOV* (26 Sep 1994): 14. 俄羅斯的遠東—由普利莫夫斯基（Primorskiy）與伯力二個地區、薩哈-雅庫恰（Sakha-Yakutia）自治共和國、阿穆爾省（Amur）、馬干達省（Magadan）與薩哈林省（Sakhalin）組成—共有人口 8 百萬人，土地 6 百 20 萬平方公里，平均每平方公里僅 1.3 人。土地面積是鄰國美國的 4/3，遠東地區的土地是俄羅斯的 36%，人口卻只有其 5.4%。見 *First Book of Demographics for the Republics of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1951-1990* (Shady Side, MD: New World Demographics, 1992), Table A3, pp. A4-A5。鄰近俄羅斯遠東的中國省分面積共 190 萬平方公里，有居民 1 億 1 千萬人。見 Vladimir Portyakov, "Are the Chinese Coming? Migration Processes in Russia's Far East," *International Affairs* (Moscow) 42, 1 (Jan-Feb 1996): 132, 136。1994 年，俄羅斯開始緊縮對中國人民的簽證發放，導致了俄中邊界貿易的下降。1995 年初，俄羅斯將 1 千多個持偽造護照或過期簽證的中國人民從俄羅斯遠東驅逐出境。見 *OMRI Daily Digest* 44, I (2 Mar 195) : 1 。

西方維持一個平衡的關係。他主張，「我們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安全關係，應該維持在既不低於，也不高於與西方國家的同等關係。」⁶³

俄中戰略合作的前景。葉爾欽於訪問中國期間所簽訂的諸多協定，給俄中之間的關係帶來深化的動力，也表示一種大陸戰略夥伴關係可能在不久的將來形成。俄羅斯的官員為了回應 NATO 的可能擴張，開始討論在東方尋求聯盟。然而，俄中之間聯盟的存在或是聯盟形成的可能性，均為俄中雙方正式否認。俄羅斯的媒體認為，「東方是個微妙的地方，而這樣的聯盟可能會在沒有大張旗鼓的情況下締結。真正的協定是以口頭達成，而不會像西方國家一樣大肆聲張。」⁶⁴

尋求這樣一個聯盟的構想，對俄羅斯來說顯然愈來愈具有吸引力。俄羅斯和美國及其西方盟邦的戰略夥伴關係並不如其領導階層所預期一般地進展。當面對北約的軍事東擴時，俄羅斯發現自己處於戰略孤立的地位，幾乎得不到朋友和盟國的支持。俄羅斯外長普利馬可夫以及許多俄羅斯主要亞洲問題專家逐漸大膽倡導以中國制衡美國橫行世界的霸權。美國研究所著名的外交政策分析專家柏噶土托夫（Aleksei Bogatutov）和克列蔑紐克（Viktor Kremenyuk）寫道：

俄羅斯受到美國地緣政治多元主義的刺激愈大，則俄羅斯左翼政客與北京的和解前景就愈為樂觀。無論如何，俄羅斯接下來幾年內的外交政策，可能會刻意疏遠美國，而接近中國。⁶⁵

1996年6月25日，普利馬可夫在一項重要的外交政策演講上公開表示：俄羅斯需要擁有與中國的友誼，以便消弭一種錯誤的印象：認為冷戰業已分出了輸贏，同時必須開創一個單極的世界秩序以抑制俄羅斯的利益。⁶⁶先前，俄羅斯外交部第一亞洲司司長阿

⁶³ *Nezavisimaya Gazeta*, 14 May 1994, p. 2 in FBIS-SOV(2 Jun 1994): 60-62.

⁶⁴ *Segodnya*【今日】 , 40 (1996).

⁶⁵ *Rossiyskaya Gazeta* , in FBIS-SOV96-116 (14 Jun 1996)

⁶⁶ ITAR-TASS in English, in FBIS-SOV96-124 (26 Jun 1996): 23.

發那西業夫 (Evgeniy Afanasyev) 在與中國的外交部對口人員對談之後，聲稱俄羅斯與中國在所有亞洲安全事務上的利益完全一致。⁶⁷

伴隨這次戰略政治關係的強化，是新的軍事安排以及武器交易。俄羅斯經濟上的需要佔了很重要的一環，因為俄羅斯的武器銷售到了 1990 年代中期，與蘇聯時期相較，已經急遽下降。⁶⁸不像其他俄羅斯的老客戶諸如：伊拉克、伊朗、利比亞、印度和敘利亞，中國正致力於軍事的現代化，而且喜愛俄羅斯的武器。此外，它的武器系統是以蘇聯時期的裝備為基礎。由於中國擁有有 800 億美元的外匯存底，可以用來大量採購。同時，在 1989 年天安門事件之後，沒有西方國家願意大批且長期供應中國武器。對中國的武器銷售，舒緩了俄羅斯軍事工業受到大批解僱傷害的困境。造成此種困境的原因，乃是由於軍事力量的收縮、武器採購的急劇衰退、國防預算的刪減，政府無法支付業已交割軍方的費用，以及蘇聯解體後的武器出口量急速下跌。⁶⁹

由於俄中之間權宜的結合—現實政治的考量及財政上的獲得—中國得到了 72 架蘇凱 27 對地攻擊型的戰機、50 輛 T-72 型的坦克、100 枚 S-200 型的地對空飛彈、10 架 I-1-76 型的運輸機、基洛級(Kilo-class)的潛艇、改進其地對地及空對空飛彈準確性的技術，以及在俄羅斯對購得的新型武器操作人員的訓練等等。⁷⁰李鵬於 1996 年 12 月至莫斯科訪問期間，簽署了一項 8 億美元的交易，購買兩艘配備巡曳飛彈的「當代級」(Sovremennyy Class)驅逐艦，從而也結束了為期兩年的磋商。⁷¹根據俄羅斯媒體未經證實的報導指出雙方還將針對交易 T-80 型的坦克、Tu-22 逆火式轟炸機及仍尚未送交俄羅斯軍隊服役的 Su-30 及 Su-35 等型的戰鬥機等問題進行討論。⁷²俄羅斯的國防工業危機

⁶⁷ *Nezavisimaya gazeta*, 14 Jun 1996, in *FBIS-SOV* 96-116 (14 Jun 1996): 23-25.這是一項令人驚訝的說法，因為在 4 月的高峰會談上，並沒有提及韓國，可見雙方對重大議題仍有歧見。

⁶⁸ Sergey Kazennov and Vladimir Kumachev, “Is Russia Leaving the World Arms Market?” *Nezavisimoe voennoe obozrenie* (supplement to *Nezavisimaya gazeta*) 【獨立軍事評論,獨立報增刊】 3 (Feb 1996): 6, cited in *FBIS-SOV*.

⁶⁹ Andrew Pierre and Dmitri Trenin, *Rossiya v mirovoi torgovle oruzhiem: strategiya, politika, ekonomika* 【世界武器市場中的俄羅斯：戰略、政治、經濟】 (Moscow: Moscow Carnegie Center, 1996), pp. 127-29.

⁷⁰ Robert Sutter, “China’s Rising Military Power and Influence—Issues and Options for the US,”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 for Congress, 16 Jan. 1996), pp. 18-19.

⁷¹ “China’s Expands Reach with Russian Destroyers,” *Jane’s Defence Weekly* (15 Jan 1997): 5.

⁷² Sergey Trush, “Russian Arms Sales to China: Reasons and Fears,” *Nezavisimoe voennoe obozrenie* (25 Mar 1996): 6,

加上經濟上的問題，已經致使許多軍事科技專家離開俄羅斯到中國。而中國對於雷射、反潛艇作戰、空中防禦及飛彈科技的專業人才顯得特別有興趣。這種堪稱「軍事人力資源軟體」(human military software)的流失，較之體積龐大，容易看得見的武器，諸如飛機和潛艇的出口，無疑是更加難以監控的。⁷³

1997年上半年，俄中關係的進展，仍舊持續專注於武器交易上。種種廣泛的系統及計劃上的討論仍持續進行。俄羅斯需要資金，且國防工業又積弱不振，又正值中國認真積極進行其武力的現代化。在此情況之下，很清楚的，兩國的武器交易將會持續下去。⁷⁴1993年兩國簽署的軍事合作5年協定，以及1996年李鵬訪問莫斯科期間所進行的各種討論，都證實了此一情況的發展。⁷⁵持續此種軍事上的關係時，對兩國都各自有其重大利益。因此，除非兩國的關係惡化，否則未來的軍售交易是不會中斷的。

俄中關係在短時間之內是不可能惡化的。1997年4月25日，江澤民訪問莫斯科期間，他和總統葉爾欽簽訂了一項聲明，正式支持建立一個「多極化的新世界」，用以對抗美國獨霸全球的勢力。⁷⁶中國的領導人小心地不使雙方的友好關係被界定為一種正式的聯盟，而俄羅斯方面的發言人則形容這樣的進展是俄羅斯在亞洲的「突破性重大發展」。⁷⁷雖然此一漸入佳境的俄中關係有關細節，外界所知甚少，然而葉爾欽在國會的政敵共產黨及民族主義議員卻對此一發展讚譽有加。其實他們並不愛中國，可是他們更不喜歡美國。⁷⁸

-
- cited in FBIS-SOV
- ⁷³ Peggy Falkenheim Meyer, "From Cold War to Cold Peace?: US-Russian Security Relations in Far East," in Stephen J. Blank, *Russian Security Policy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Two Views* (Carlisle, PA: US Army War College,1996), p. 10.
- ⁷⁴ 俄羅斯軍售中國無疑將會提昇後者的戰鬥力。然而，此種軍售並無法解決人民解放軍的所有問題，也並不一定使中國更具威脅。把中國購買特殊武器與使用武力之特殊情節連結起來的這種趨勢，將是一種誤導，同時也是很膚淺的。中國使用武器是有其政治戰略背景的。有關中國軍事力量逐漸崛起的討論，往往只關注其硬體部份，而有意忽略對於中國決定使用武力的種種考量之重大限制：諸如，軍事行動的政治代價；對峙情勢升高的危險性，以及戰術任務與戰略目標的對銷。此類戰略目標的考量，包括如何維繫與俄羅斯的關係，如何遏止日本軍事力量的擴張，以及如何防範以美國為首的區域性反華聯盟的形成。中國透過軍售來改善其軍備誠然千真萬確，但也不能因此而忽略另一個事實，那就是中國軍備的陳舊本質，以及其軍事科技較之西方實在是落伍不堪。
- ⁷⁵ 其中討論的武器據說包含了MiG-31型戰鬥機，Tu-22M型轟炸機（具有4,000公里飛程及具有飛行途中空中加油等功能），以及專為空中警戒及管制而設計的I 1-76型飛機。見Sutter, *China's Rising Military Power*, p. 19.
- ⁷⁶ Lee Hockstader, "Russia, China Sign New Friendship Pact," *Washington Post*, 25 Apr.1997, p. A27.
- ⁷⁷ Lee Hockstader, p. A27.
- ⁷⁸ 此次高峰會議表徵了俄中關係存小異求大同發展趨勢的神速。雖然1996年12月李鵬到訪莫斯科前夕，俄羅斯國防部長Igor Rodionov曾經發出警告，認為中國對俄羅斯來說仍然是軍事的威脅。然而Rodionov於1997年4月訪問了北

兩國領袖達成一系列的協議，包括不自 5,000 英里共同邊界撤軍的決定。在經過好幾個月的深思熟慮後，雙方計劃裁減將近約 15% 到 20% 的軍隊。因此，俄中雙方都同意不再於邊境增加軍隊的數量。俄羅斯清楚表示，這樣的撤軍行動，將是一項負擔。因為自歐洲和波羅的海地區撤軍後所帶來的供給住宅問題至今都尚未解決。在另外一項協定裡，江澤民、葉爾欽以及前中亞共和國包括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的領袖們同意相互知會邊境地區的軍事活動。這些協議流露出俄中之間以前未曾有過的和諧氣氛。他們之間某種程度的互信已經使他們不再需要不斷以行動來證明其沒有敵意。

最後，兩國領導人聲明，為了培育雙方的和諧關係，將建立一個「友誼、和平和發展」的聯合特別委員會。俄羅斯方面將由一位公眾人物佛爾斯基（Arkady Volskiy）所領導。佛氏與俄羅斯搖搖欲墜的龐大軍事工業集團高層人士有密切關係。而中國方面的最高代表則是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席黃以政⁷⁹（譯音）擔任。

俄中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於 1996 年 4 月 25 日中俄簽訂定的「中俄聯合聲明」中正式宣布⁸⁰以來，一直維持相當熱絡的互動。1999 年 5 月 7 日的晚上，美國轟炸科索佛並誤炸中國大使館，造成 4 位中國國民死亡以及 20 人受傷。此一事件加深惡化美國與俄中兩國的關係，使俄中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更形鞏固。⁸¹今（2000）年 7 月 18 至 19 日，就職不到三個月的俄羅斯新任總統普欽（Vladimir Putin）訪問北京，與中國領導人江澤民就兩國關係進行會談。此舉顯示雙方賡續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政策將不會改變。⁸²

京之後，在江澤民訪問莫斯科前夕，他已經改變了他的看法。一位隨行的代表團成員告訴俄羅斯 Interfax 新聞說：不僅中國不再是個威脅，而且俄羅斯還可以提供中國最新式的武器與科技，並不會危及俄羅斯的自身安全。見 Lee Hockstader, p. A29。

⁷⁹ 羅馬拼音為 Huang Izheng。

⁸⁰ 參見《Yeltsin's visit》, *Keesing's Record of World event*, May 1996, (London: Longman, 1987), p41048.

⁸¹ 參見《NATO attack on Chinese embassy》, *Keesing's Record of World event*, May 1999, (London : Longman, 1987) , p42955.

⁸² 八國高峰會前夕，普欽走訪中國。此行一方面顯將提高普欽在該項高峰會議中的籌碼，同時也意味俄羅斯新的對外經濟政策。普欽訪問北京，與江澤民會晤的討論主題涵蓋全國飛彈防禦系統（NMD）和戰區飛彈防禦系統（TMD）以及兩國經濟、軍事科技等領域之合作。俄中兩國反對美國 NMD 及 TMD 計劃的立場一致。兩國在台灣及車臣問題上亦互相聲援。每年近 20 億美元的軍售使兩國關係更加鞏固。為兩國經貿關係遠不若政治關係熱絡。中美雙邊貿易量比俄中雙邊貿易量多出 30 倍。俄羅斯僅為中國第十大貿易國。因此，顯然普欽對中國的籌碼仍然遠不及美國。至於兩國簽署的反飛彈聲明中也隱含若干妥協。諸如：有關非戰略性飛彈防禦（TMD）條文中完全未提美國，惟提及台灣。這

肆、結論

本文的目的，主要是在透過克里姆林宮研究途徑，以及戰略三角研究途徑，探討蘇聯瓦解之後，葉爾欽執政期間，俄羅斯對中國政策的動因及其侷限。在這段期間，我們看到俄中關係從疏遠猜忌，發展為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此一發展，一方面是由於受到俄羅斯內部政治生態變遷的衝擊，同時也是由於受到國際體系戰略三角互動轉移的影響。而由於俄羅斯內外環境變遷的影響，導致了俄羅斯與中國建立了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使得台海情勢的勢力均衡，也間接受到了不可忽視的影響。

葉爾欽執政期間，影響俄羅斯對中國政策的主要因素之一是國際體系戰略三角互動的轉移。1990 年代初期，俄羅斯對外政策是以親西方政策為主軸。對外政策決策階層認為，只有與西方建立堅強的關係，俄羅斯的未來才有前景。大西洋學派倡導此一理念，他們掌控對外政策的決策機制，對亞洲的存在視而不見。然而，到了 1990 年代中期，此一傾向發生了重大的轉折。國內外情勢的發展，顯示俄羅斯的前途不能單靠西方的口惠而實不至。歐亞大陸學派有關採行均衡對外政策的主張，正好迎合了國際體系戰略三角的互動變遷發展趨勢。蘇聯瓦解後，北約組織向東歐節節進逼，使俄羅斯的安全備受威脅。在此同時，中國和美國也因為台灣問題以及其他問題而發生齟齬。此一戰略三角互動的發展，逐漸把俄羅斯和中國推向同一陣線，以共同抗衡美國獨霸世局的咄咄逼人。

冷戰結束後，俄羅斯本來期望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信守承諾，將北約組織轉化為一個純粹政治組織。這樣的安排，將使俄羅斯的國家安全獲得保障，無後顧之憂。然而，西方不但沒有信守承諾，反而計畫將北約組織向東擴張，吸收前蘇聯在東歐的盟國加入該

是因為美俄之間對該項議題之歧異不若美中之間對台灣議題矛盾之尖銳。中國一方面利用莫斯科對美國之戰略性飛彈防禦計劃（NMD）之擔心以支持其對台灣之立場，另一方面則又不想過於刺激其最大的貿易夥伴美國。兩國北京宣言要旨也僅止於此，實質不可能再更進一步。參見 Vladimir Skosyrev, "Russkiy s kitaytsem—brat'ya po raschytu," [俄羅斯人與中國人：親兄弟明算帳] *Vremya* [時代] 108 (15 Jul 2000); Dmitriy Gornostayev, "Possiya i Kitay ob'yedinilis' po voprosu PRO: Vizit Putina v Pekin pokazal, chto vzaimodeystviye dvuh stran mozhet sbalansirovat' amerikanskiye stremleniya k gegemonizmu v mire," [俄羅斯與中國對反飛彈防禦問題的立場一致：普欽走訪北京顯示兩國互動可以制衡美國稱霸世界的企圖] *Nezavisimaya gazeta*, 19 Jul 2000, pp. 1, 6.

組織。如此一來，俄羅斯與西歐之間失去了緩衝地帶，使得俄羅斯直接面對西方盟國的威脅。此一發展引起了俄羅斯以軍方為首的保守勢力強烈反彈。保守勢力在方興未艾的極端民族主義浪潮推波助瀾下，認為是可忍孰不可忍？因而主張向東方尋求盟友，尋求中國的奧援。

在此同時，中國也忍受不了冷戰結束後美國來勢洶洶的氣燄。中國認為 1996 年美國干預台海危機是干涉中國的內政。中國認為美國以超級強國自居，企圖將美國的意志強加給別人。為了抗衡美國的勢力，中國自然樂意與俄羅斯聯手，以加強與美國談判的籌碼。如此一來，俄羅斯與中國的戰略匯合，建立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共同抗衡美國，也就順理成章，一拍即合了。

俄羅斯與中國建立了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對台海勢力均衡所造成的衝擊不容忽視。由於 1996 年 3 月，中國選擇在台灣舉行總統大選的前夕，在接近台灣本土的海域附近進行飛彈試射，對台灣的安全造成重大威脅。美國派遣兩艘航空母艦通過台灣海峽，對中國的軍事行動進行嚴密監控。一時之間劍拔弩張，頗有一觸即發的態勢。美國的適時干預，有效嚇阻了中國的進一步冒險行動，因而消弭了此一空前的台海危機，穩定了台海的局勢。然而，美國的堅決行動，固然展現了其捍衛西太平洋戰略利益的決心，同時也將中國與美國之間的矛盾推到了最高點。

美國與中國這一新的矛盾，為俄羅斯提供了拉攏中國聯手抗衡美國的最佳時機。就在台海危機的一個月之後，也就是 4 月下旬，葉爾欽適時的訪問北京，無疑給中國打了一劑強心劑。葉爾欽與中國領導人江澤民達成若干協議，交割了若干先進武器同時也在聯合聲明中宣稱俄中兩國將建立戰略夥伴關係，此一發展，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在向美國示威。1999 年 5 月 7 日的晚上，美國轟炸科索佛並誤炸中國大使館。此一事件加深惡化美國與俄中兩國的關係，使俄中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更形鞏固。今（2000）年 7 月 18 至 19 日，就職不到 3 個月的俄羅斯新任總統普欽（Vladimir Putin）訪問北京，與中國領導人江澤民就兩國關係進行會談。此舉顯示雙方繼續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政策將不會改變。而中國與俄羅斯此一聯手抗衡美國的行動，勢將間接衝擊到未來台海的勢力均衡。

可以斷言，未來戰略三角的互動關係，將循此一模式發展。也就是說，俄羅斯將以包括售賣中國先進武器在內的軍事合作，來履行俄中戰略夥伴關係承諾，以拉攏中國聯手制衡美國。而此一發展，必然影響到美國在未來台海危機中的戰略考量，使美國的行動更趨於保守審慎。因此，未來俄羅斯與中國關係的發展，對台海安全所可能產生的衝擊，顯然不容忽視。

THE IMPACT OF STRATEGIC TRIANGLE POLITICS ON THE RUSSO-CHINESE RELATIONS

Wang Dingshu

Associate Professor of Graduate Institute of Russian Studi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Received : Oct.17 2000, Accepted : Dec.18 2000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dynamics and constraints of Russian policy toward China during the period immediately after the Soviet Union's collapse. In the years following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the Sino-Russian relationship has undergone a transformation from a marriage of convenience to a strategic partnership. This change has come about in many respects because of changes that occurred within the co-relationship of strategic triangle politics.

In the early 1990s, the Russian foreign policy establishment was wedded to the idea that Russia's future lay in establishing firm bonds to the West. The Atlanticists, who controlled the establishment, turned their backs on Asia. By the mid-1990s, however, it became obvious that the Russia's salvation would not be found entirely in the West. The enlargement of NATO eastward and the Sino-US dispute over Taiwan issue paved the way for strategic cooperation between Russian and China. This development provided the opening that the other major faction within the foreign policy establishment, the Eurasianists, needed to coopt the foreign policy agenda. The Eurasianists, whose major proponents include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Primakov, argue that Russia needs a more balanced foreign policy and that significant benefits, especially in this time of trouble and reform, can be found in the east, in Asia. Therefore, the preconditions for strategic cooperation already exist in Sino-Russian relations. Simultaneously, strategic cooperation also presupposes a mutual resistance of the allied countries to a third force or coalition of forces, threatening their national security. In this regard, the West could be fill the role as the "great threat" of the future.

Key Words: Sino-Russian relations, Russia, China, USA, Strategic triangle politics.